

昆明池暖鸡先知

祁河

小寒第二天周日,难得的好天气。太白酒业陈锦鸿邀三计等一干酒友游昆明池。听说在画舫船上用餐,早就赶到了地方。

西安昆明池是我国历史上开凿的最大人工湖,汉武帝为平定匈奴,打通通往身毒(今印度)的道路,下令在西周灵沼的基础上,于长安西南(今斗门一带)仿照滇池开凿了昆明池,以训练水师。

史载昆明池周长40里,面积332顷,合22平方公里。池中除置戈船数十艘,楼船一艘,立戈矛,四角皆幡旄鹿麋外,池还置有石鲸,东西两岸分别雕有牵牛织女石像象征天河,亦成为泛舟游玩之地。可惜持续了约千年的昆明池,到晚唐时逐渐干涸。

直到2015年6月,西安开始建设斗门水库,引泔水于2017年先建成一期“七夕公园”,恢复3平方公里水面。2021年利用“引汉济渭”工程完成二期建设,使水面达7平方公里,超过了西湖。待三期南池建成后,水域面积将达10平方公里左右。再现“神池望不极,沧波接远天。仪星似汉汉,落景类虞泉”的盛景。

等人集合之际,我与三计溜达于云汉广场,在巨大的楼船水师雕塑前留影。只见威风凛凛的汉武帝身披风衣,手按宝剑,屹立船头;持戈执盾的将士肃穆四望,甲板战马嘶鸣,再现了大汉水师所向披靡、平定四夷的威仪。只是刘彻形象有点卡通,士兵与马匹似乎不成比例。听闻夜晚的灯光秀,美轮美奂、十分震撼,有机会一定再来感受一番。

待陈总、鲁总、刘教授等到齐后,一行人乘电瓶车

绕池至鹊桥对面的码头。登泊在岸上的画舫,落座明亮的画舫之中品茗。刚刚蓄满北池的水面广阔,碧波荡漾,水草摇曳,终南可见。船内高朋满座,温暖如春,舷外鸟弋鱼游,风和景明。

闻所未闻,很是惊诧。急查百度,果真这白骨顶为鹤形目秧鸡科骨顶属鸟类,又称白骨鸡、骨顶鸡、兔翁,为中型游禽。那额头上的白并非羽色,而是与其喙即嘴巴连在一起的白色额甲,因而得名。其为候鸟,食性杂、分布广,栖息于各类水域,因趾间有蹼蹼,善游泳和潜水,大部时间都游弋于水中。是“会游泳的鸡”,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闻所未闻,很是惊诧。急查百度,果真这白骨顶为鹤形目秧鸡科骨顶属鸟类,又称白骨鸡、骨顶鸡、兔翁,为中型游禽。那额头上的白并非羽色,而是与其喙即嘴巴连在一起的白色额甲,因而得名。其为候鸟,食性杂、分布广,栖息于各类水域,因趾间有蹼蹼,善游泳和潜水,大部时间都游弋于水中。是“会游泳的鸡”,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闻所未闻,很是惊诧。急查百度,果真这白骨顶为鹤形目秧鸡科骨顶属鸟类,又称白骨鸡、骨顶鸡、兔翁,为中型游禽。那额头上的白并非羽色,而是与其喙即嘴巴连在一起的白色额甲,因而得名。其为候鸟,食性杂、分布广,栖息于各类水域,因趾间有蹼蹼,善游泳和潜水,大部时间都游弋于水中。是“会游泳的鸡”,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闻所未闻,很是惊诧。急查百度,果真这白骨顶为鹤形目秧鸡科骨顶属鸟类,又称白骨鸡、骨顶鸡、兔翁,为中型游禽。那额头上的白并非羽色,而是与其喙即嘴巴连在一起的白色额甲,因而得名。其为候鸟,食性杂、分布广,栖息于各类水域,因趾间有蹼蹼,善游泳和潜水,大部时间都游弋于水中。是“会游泳的鸡”,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乡下老屋志

紫阳 李春芳

我家住的地方叫唐家院子,老屋建在石梁上,处于院子最外面的一排,土木结构,泥巴墙,石板瓦,楼上住人,楼下养畜。从对门看上下两层,推窗亮阁,进到屋里又矮又窄,属于陕南山区民居最典型的吊脚楼,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。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霜雪雨,墙壁已是千疮百孔,满目沧桑,留在我们心头的,是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。

老家地处秦巴山区,所在的生产队由几个自然村落组成,每个院子多则七八户,少则三四户。大院子的房屋挨户,房靠房,虽杂乱无章,但错落有致,外面分不清房子是哪户家的。院子之间相隔七八百米,隔着山沟和山丘,站在院坝可目击几个自然村落,传递信息只需一喊,有呼必有应。傍晚东边的狗朝着西边叫,一只狗发声会引发整个山沟的大吠声。凌晨东头的公鸡一声鸣叫,西头的公鸡比赛似的响应,此起彼伏打鸣。鸡鸣犬吠为这个寂寞的山村营造了生机盎然的人间气息。山村四季变换,在太阳的照射下,呈现出一幅农耕时代的民居图景。

老屋是农耕文化的产物,它依山近水,绿树成荫,左边有一棵百年柿子树,挺拔粗壮,直插云霄,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日夜坚守在那里。秋天,柿子红了,像小灯笼一样悬挂在半空中。右边有一棵脸盆粗的核桃树,枝繁叶茂冠如伞,一股粗壮的树枝遮掩在房屋的一端,核桃熟了,掉在瓦上,滚到地上,意外捡到一个,便悄悄地揣进兜里,生怕主人看见。当门有条小河,汇集山间汨汨清流,转弯抹角流向河,奔向汉江。离院子五十米处有口水井,清澈透明,是整个院子的生命之源,每逢过年过节人们敬香烧纸,淘井补漏。水井很有灵气,天旱不干枯,下雨不溢,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恒量,满足院子二十多口人饮用。

老屋坐西向东,太阳一冒出山头,第一束光芒钻进堂屋,房间光彩焕然,家具也变得鲜活起来。清晨炊烟从老屋上面袅袅升腾,宛如一条舞动的白线,在树梢上萦绕,微风过处各家各户的炊烟与薄雾纠缠在一起,自由自在地向山野,向远方飘逸而去。不一会儿队长在对门吆喝“上工了”!只见五六十个男女陆续钻进进了包谷地里,淹没在绿色的丛林中,听得到劳动中的欢笑声,却看不清人的模样。下午太阳从西方射来阳光,透过窗户进入房间,整个房屋开敞明亮起来,土墙房顿时变得扬眉吐气。若遇晴天十五夜,明月照在半墙上,树影斑驳,随风摇曳,父亲搭个小板凳儿,赏月品茶,清静而惬意。

老屋坎下和屋后都是菜园子,虽然没有小城镇的繁花似锦,却有山间的田园野趣,又得母亲的精心种养,两块菜园子充满着无限生机。母亲在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,想吃什么种什么,吃完一茬,再种一茬,一年四季都有鲜菜可食。父亲在地边栽了几棵果树,五六年过去只长树不结果,母亲对父亲说:“你栽那果树有啥用,何不把它砍了,免得荒地。”父亲是个乐观主义者,笑着对母亲说:“怕啥,今年不结有明年,明年不结有后年,是树都要结果的。”过了一年,果树真的开花了,果实一天天变大,压弯了树枝,父亲用木棒支撑在树枝下面。果子快成熟了,院子的细娃儿时时刻惦记着,用石头掷,用杆儿穿,果子在树上提心吊胆的长大,待到成熟时所剩不多了。

老屋给我们从小到大带来欢歌与笑语,也留下许多悲痛与忧伤。在缺衣少食的年代,母亲长年累月在队里干活挣工分,天天劳动却分不到多少粮食,每年都要缺少三四个月的口粮,母亲的脸上吃上了上顿找下顿的忧愁表情,我们心领神会。母亲是家的精神支柱,她一发愁,全家都不安,每次吃饭总是把干的给我们,自己喝稀的。弟兄们略知大人的苦楚,却无法分忧解愁,唯一能做到的不惹事,不打架,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让母亲尽快高兴起来。父亲是国家公职人员,远在他乡工作,每次回家都要带回一些馒头、糖果之类的食品,所以我们盼望父亲回来就像盼过年一样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生活光景也一年年变好。1980年,父亲退休了,弟弟春平高中毕业,遗憾的是高考仅一分之差落榜了,巨大的打击使活泼好动的他性情变得沉默寡言。父亲把吊脚楼一间闲置的房子腾出来,墙壁上糊满报纸,两块木板支了一张床铺,再把一张桌桌放在窗口边,那时还没有电灯,母亲就把土墙剜了一个洞,里面刚好放一个墨水瓶做的煤油灯,权作春平的小书房,隔壁是猪圈,上厕所也非常方便。自从小春搬进书房,很少迈出门。每天饭做好了,母亲就端去,估计他吃毕了,再去把碗拿上楼。有一次母亲要出门,便拿出两个鸡蛋对我说:“下午把鸡蛋和包谷米饭炒在一起,给平娃子端去。”母亲回来第一句话就问:“平娃子吃了没有?”冬天,母亲隔三岔五地端一盆热水让我泡脚,父亲常常在他书房门外探望:“饿不冷,想吃什么,我去买。”春平总是以一个“不”字低声回应。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春平特别好哭,若是饭菜盐咸了,辣椒多了,或者洗脚水烫了,他眼泪水一滚就出来了,家里每个成员在他面前都是小心翼翼的,生怕他又哭了,总是像哄小孩子一样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。一天,父亲焦急地对我说:“平娃子整天不出门,又不说话,有啥办法呀?”那时我已经是龙潭公社半脱产干部了,我回答父亲说:“不要紧的,他整天读书学习就是在想办法。”

山村的夜晚一片漆黑,只有春平书房的小窗子还散发着微弱的亮光,有时一直亮到第二天凌晨。夜深人静,山乡沉静得让人窒息,柿子树上的猫头鹰不时发出“哇哇”的叫声,仿佛在陪伴这位高考落榜生继续深造学习。不知他从哪里找来过去皮纸印的论语、孔子等破烂的书册,翻来覆去地读,读累了就写,写累了又读。我们也不敢问他的什么,写什么,问多了他会哭的。过了两年他高兴地告诉我,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《郑家女子》在《丑小鸭》发表了,从此之后他的情绪变好了,再不见了哭。在吊脚楼的书房里他写的草帽足足装了两箱,多是出版社退稿,尽是长篇小说,看到一堆空墨水瓶,简直难以置信,他不是在用墨水,而是在喝墨水。从那以后,他陆陆续续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,开始在紫阳县小有名气了。

二叔长相丑陋,五官如悬崖陡坎,上面网满核桃壳似的皱纹,他的身高在一米五五偏下,本来就不算高的个头,加之佝偻着背脊走路,让身材更加矮小。二叔有一颗勤劳善良的心,因为长相不出彩,又家徒四壁,眼看年龄爬上了四十,才找到与他半斤八两的老婆,那便是勤劳手巧的二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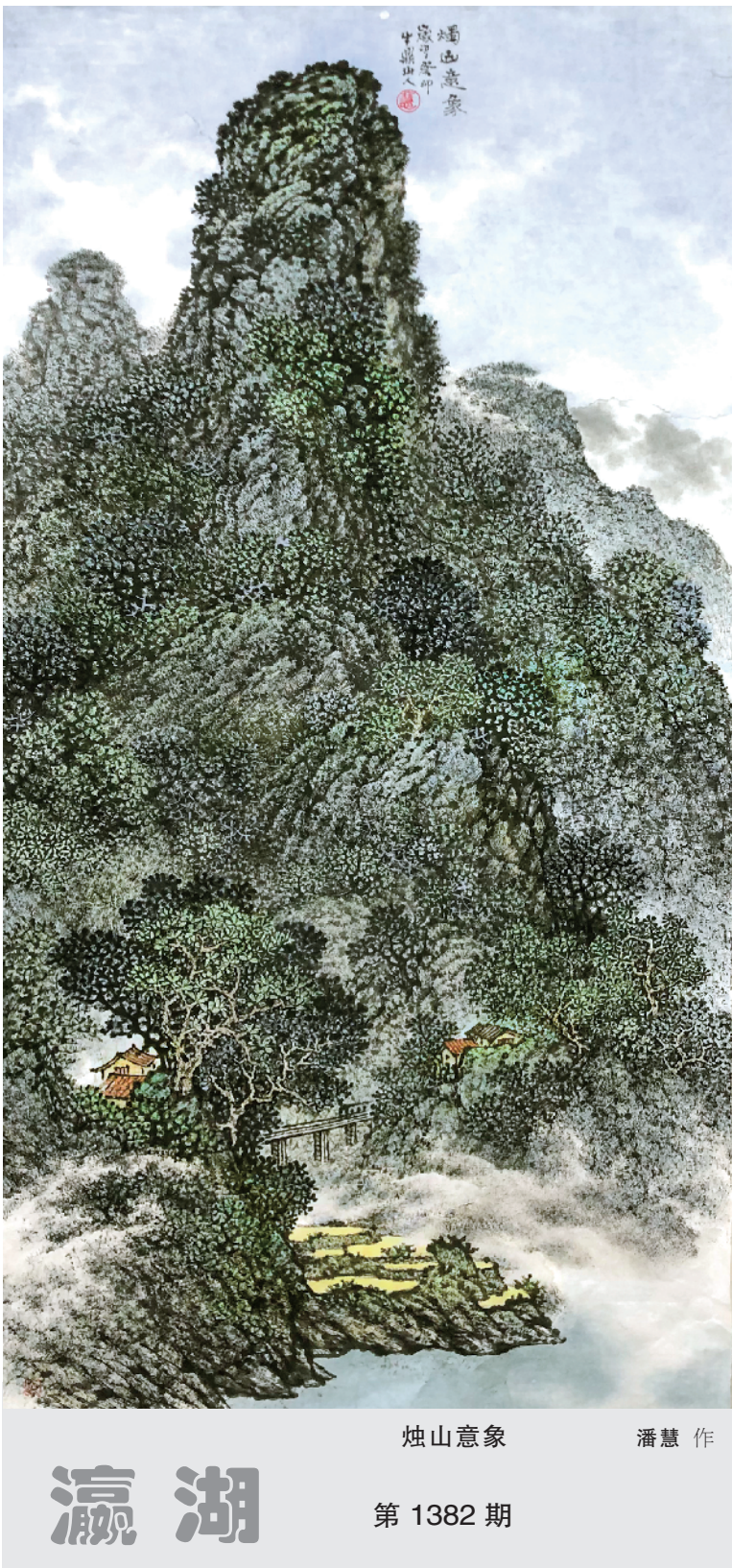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早春,稀薄的阳光舒缓地照在二叔的脸上,他弓着身子正在飞快地耨着麦草,二叔与脚下的黄土地打了几十年的交道,他每年种出来的庄稼,一家三口基本够吃。宽阔而陡峭的坡地上,响起二叔锄草的嚓嚓声,锄头与土疙瘩剧烈地碰撞着,火星四射。二叔与野草对话,“你长这么欢实干啥呢?再好看有啥用呢?又不能吃不能喝的,遮挡了我麦子生长的出路,我要对你斩草除根。”二叔絮絮叨叨地与野草拉着家常,不多一会儿,二叔如一只敏捷的兔子一般,就窜上了山梁。他把锄头放在地上,屁股坐在锄头背上,就从裤腰带上取下别着的铜烟杆,从洗得发白的蓝布衣口袋里取出塑料包,在裹着的鼓鼓的塑料包里,动作熟练地拿出酱红色的旱烟叶子,卷起一个喇叭筒,掏出打火机,大拇指在打火机的开关上捻动着,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,

再次乘车绕池观景,七夕公园的游人越来越多,许多人是来观鸟的。古人云:春江水暖鸭先知,岂晓今有昆明池暖鸡先知。

告别这似鸡非鸡,似鸭非鸭的白骨顶鸡,回望鹊桥仙与楼船水师雕像,盼着下回还在这昆明池画舫宴游时,亦能享到这水中“四不像”的口福,再呷上几盅太白老酒。

再次乘车绕池观景,七夕公园的游人越来越多,许多人是来观鸟的。古人云:春江水暖鸭先知,岂晓今有昆明池暖鸡先知。

告别这似鸡非鸡,似鸭非鸭的白骨顶鸡,回望鹊桥仙与楼船水师雕像,盼着下回还在这昆明池画舫宴游时,亦能享到这水中“四不像”的口福,再呷上几盅太白老酒。



Tianshan Imagery Pan Hui

瀛湖

第1382期

三湘行纪

王建

安化百花寨

冬日登临细端详, 滔溪飞瀑润荷塘。 待春百花拜黄牛, 黑茶一号仓正香。

常德感怀

常德诗墙十里廊, 武陵桃源千古长。 常来常得多徜徉, 今学陶公度时光。

注:黄牛为当代艺术家黄永玉笔名。

黑茶一号仓是一座以“黑茶和黑茶文化”为主题的民间黑茶文化博物馆。

长沙茶颜悦色

江岸新月挂岳麓, 白鹤清泉流杯口。 茶颜悦色真国风, 三湘大地出翘楚。

菜园

岚皋 冉俊雅

人住高新区天悦城的人还不多,有点冷清。直到围栏外面那片荒地长成菜园,小区才有了热闹的气息。

起初,是一畦绿色淹没在黄土地里,若隐若现,慢慢地颜色多起来。在我没留意的时候,星星点点的菜畦连点成线,整整齐齐连成一片,连绵几公里,变成菜园。

坡地上种了油菜,春风拂过金黄的花田,一条起伏飘摇的缎带使劲延伸,似乎要从房子的窗户里飘进去。盛夏的芝麻密密丛丛,银白色小花,层层叠叠开满向阳的山坡。豆角的藤蔓搭成绿色的蓬,撑起一片阴凉。平地里芋头正卖力生长,大片大片脉络清晰的叶子,整齐地朝着一个方向立起,是吸饱了阳光的姿态。秋葵、白菜、香芹,尖的长的弯的圆的辣椒,都在最平坦的地段,一畦一畦,高低错落,颜色各异,分外娇俏。边边角角的泥土也没有浪费,苦瓜的藤细细的软软的,被牵到高大的围栏上,绕满了,垂下来,肆意飞舞,绿意蔓延,铁锈红的围栏顿时生动起来,“岂效荔枝锦,形惭葡萄葡。”几场秋雨过后,成熟的苦瓜变成橘黄色,果肉裂开,似盛开的百合,又是另一番风景。

一年四季,哪怕是在冬天,这片菜园也不曾被遗忘,我常常惊叹,人们在没有统一规划的情况下,如何创造出如此和谐美好的菜园?这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《陶庵梦忆》,里面有一篇《金乳生草花》“草木百余本,错杂蒔之,淡淡疏密,俱有情致”。讲的就是明代打里园林侍弄花草的高手,能够巧妙安排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花草,使之花开四季,形态颜色淡淡相宜。这片菜园恰似高手刻意为之。种菜人心照不宣地规划,把整片荒地种出欣欣向荣,种出艺术美感。我想,这就是农耕文明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基因。

自从这片菜园成了气候,便常常有人去那里散步。平素里互不相识的邻居,也会探讨种菜技巧,彼此的寒暄有了一个自然的话题。倘若打问种菜时令,平素里貌似沉默寡言的长者,会从种子说到收获,滔滔不绝地说下去。甚至会扯一把小青菜或是蒜苗,慷慨相赠,还不忘带一句:“自己种的,没打药。”

我想,在钢筋混凝土搭建的城市里种菜,一定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情。不然,那个胳膊受伤的妈妈,怎么会吊着打上石膏的右臂,左手荷锄而来呢?爸爸和孩子们紧随其后,一家人言笑晏晏,享受劳动的快乐。

种菜的过程中,施肥、松土、整畦、下种,这些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吧,那时蔬菜还看不到影子。想必种菜人心里都有一份坚定的信念,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。种下的是希望,那希望可以给人极大的鼓舞。那希望总也不远,不出十天八天,平整湿润的菜畦里就会长出又绿又嫩的瓜菜新芽。那些新芽,条播的行列整齐,撒播的万头攒动,点播的傲然不群,带着笑,发着光,充满无限生机。

菜园横亘在高楼大厦中间,把城市的喧嚣隔绝开来,辟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地。园外马路上行人车马辘辘,园里瓜果拔节生长。种得好,那就如老杜的“夜雨剪春韭”,再不济,看看陶渊明,即使“草盛豆苗稀”也会“带月荷锄归”。只要播了种出了力总是有收获的,土地是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。

诗意风堰

市直 熊艳

那是好几年前匆匆的一次旅行,车子从盘旋的公路爬上山顶,又顺着蜿蜒的公路慢慢开下去,远远地望去,那便是风堰那片土地了。一幅美丽的画面尽现眼底,那是初春时节,油菜花正恣意地开着,一片一片,一块一块,高低错落有致,明媚而不张扬。花田其中有房舍,有场院,有曲曲折折的乡村公路,有绿色的田野,有绵延的山峦。

放眼透着诗意的田野,黄的花,绿的树,红砖灰瓦白墙,在宽阔的谷底,略微起伏的坝子就呈现在面前,绿树葱葱,万物生长。一种祥和安宁的气息,一种岁月安好的情境让人忘了世事的纷纷扰扰。层层梯田变幻着光影,造就了风堰美丽如画的风景和人们富裕的生活景象,诉说着千百年来休养生息,智慧和勤劳就这样接续着。

曾经那次的匆匆之行,少了驻足停留,少了观望徜徉,总是想再次去风堰,去轻抚菜花的金黄,去感知世事的沧海桑田。仿佛自己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粒种子,一朵小花,在那里生长着。

再见风堰,我会看到熟悉又亲切的景色,也会看到不同的气象,而我又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那些非凡的美丽呢?就在那些淡淡的思绪和袅袅的炊烟中,找寻属于自己,或平凡,或壮丽,都是一种向上的姿态行走在这人世间。

我的二叔

紫阳 叶柏成

打火机上冒出橙黄色的火苗,二叔嘟着嘴巴,点燃喇叭筒,有滋有味地吮吸着,鼻孔中喷出两股蓝色烟雾。二叔眯缝着眼睛,一副陶醉而满足的表情。

二叔正有滋有味地过着烟瘾,东风就带来了一阵阵高高低低低低柔柔细碎的哭声。起初,二叔以为自己耳朵听混了,是鸟雀的叫声,但仔细辨认,那是婴儿的啼哭声。为了确认自己没有听错,二叔就顺着声音,在麦地旁边的山沟沟里,发现一个竹篮子里裹着的花布襁褓里,放着一个婴儿,正哇哇大哭,把一张胖嘟嘟的脸蛋挣得通红。二叔见到婴儿,就大声喊叫谁把娃儿放在这里了——谁把娃儿放在这里了——谁的娃儿——山鸣谷应,没有谁理睬二叔的叫喊声。二叔抱起婴儿哄哄,婴儿见有人抱她,就不再哭了,对着二叔发出咯咯的浅笑。这时候,二叔发现这是一个女婴,一张皱皱巴巴的牛皮纸上写着孩子的生辰八字。二叔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弃婴,他取下嘴里叼着的旱烟杆,忘记拿回锄头,就抱起女婴飞跑回家,到了家里,他顾不得回答二婶连珠炮似的追问,就让宝贝儿子虎子给他来米柜中取来装米的口袋,用一个搪瓷缸子煮着半缸子米汤水,待米汤熬好了,他将煮好的米汤晾凉,然后慢慢喂

进婴儿张开的嘴里。二婶知道二叔要收养这个女婴,骂二叔昏了头,多个孩子多个负担,又不好上户口,家里又不宽裕。但二叔不管这些,他铁了心,而对实实在在困难的二叔,二叔忍饥挨饿,宁愿过年少吃几顿肉,也要省下钱来把孩子养大。

为了给孩子买牛奶喝,二叔用干干的南瓜叶当旱烟抽。就这样,女婴在二叔省吃俭用的岁月中,一天天长大。离二叔家不远,住着一对孤寡老人,七十有余,无依无靠,二叔见他们可怜,就背着二婶将自家杀的大肥猪,让刀匠砍了半边肉悄悄送给二老,让他们过一个好年。二婶知道这事后,免不了抱怨几句,二叔却憨憨一笑说:“为人处世要舍得,自己做啥事都捏着一把水不漏,咋会得到别人的感恩呢!”二叔就是这样一个人,心慈手软的人,后来二叔和二叔一样,有什么好吃的,好用的,她都会心甘情愿地同一村人分享,别人碰到什么困难,乐意给别人帮忙,把左右邻居团结得像亲戚一样。

